

侠影红颜（上）

张金彪咽下口中的兔腿肉，伸出油腻的毛茸茸的大手，怪眼一翻，指着邻桌那位乡巴佬，大叫道：“你过来。”

他粗壮得象一头大牯牛，留了一把满脸络腮胡，天气热，敞开前襟，露出满胸的卷胸毛，皮腰带上，带了一把单刀短巴首。一脚踏在长凳上，右手抓了一条烤兔腿。桌面上有五壶酒，一盘烙饼，一堆大蒜瓣，几碟小菜，桌面上油汤狼藉，吃相极为不雅。脚旁，搁了一根竹节钢鞭，重量恐怕不下三十斤，黑油油乌光闪亮。

他的嗓门大得象打雷，这一叫，声惊四座。

“乒乒！”乡巴佬失手坠碗，一碗酒报销，被他的可怕叫声几乎吓破了胆，脸色苍白；战栗着惶恐地麻木地盯着他发呆，不知如何是好。

他大为不耐，吼道：“狗娘养的，你是聋子？过来。”

乡巴佬打一冷战，一跳而起，推凳移近惶诚惶恐语不成声地说：“大……大爷是……是叫……叫我么？”

店中共有八付座头，午间正是进食时分，因此座无虚席，所有食客，皆被他这种粗鲁举动所吸引。他怪眼彪圆，怪叫道：“不是叫你，难道叫你的魂不成？”

“小……小可并……并未得……得罪……”

“谁说你得罪了我？”

“大爷……”

“我叫张金彪。”

“是，张……张大爷。”

“我有事问你。”

乡巴佬总算松了一口气，不住打躬：“大……大爷有……有何吩咐？”

“大爷问你，去杨家寨该走哪条路？”

乡巴佬向西一指，说：“出驿西一直走……”

“去你娘的！没头没尾，一直走，走上西天去不成？你昏了头？”

“小的是说，西面那条路一直走，不用拐弯走岔路，三里路便是杨家寨。”乡巴佬定下神说。

“知道了。回去。”

食罢，他会了帐，抄起竹节鞭，拿着放在凳下的小包裹，走向镇西。

接着，靠窗一付座头有食客会帐，两个青衣中年人，跟在他的身后，同向镇西走。

明港务是信阳州最北端的一座大镇，地当往来要冲，南下信阳州是九十里，旅客在此地落脚，因此市面相当繁荣。

他所经处，吸引了不少目光，那根竹节钢鞭够唬人。

出镇西不久，两名中年人赶上来了，为首的人不悦地说：

“蠢牛！你他娘的这样问路，早晚会碰上鬼的，以后你别想再先行探道，你就走在后面跟来吧。”

他扭头哼了一声，也不悦地问：“老兄，休埋怨什么？”

小食店靠窗一桌那位驼子，是不是跟下来了？”

后面半里地，一个驼背中年人，正以不徐不疾的脚程远远地钉住了他们。

神鞭太岁怪眼一翻，哼了一声说：“路又不是你的，难道不许别人走？再说，一个驼子……咦！驼子，你看象不象……象……嘿嘿他娘的象什么……”

“象威震江湖的驼龙吴海。”另一名中年人接口。

神鞭太岁一掌拍在自己的脑袋瓜上，说：“对，对，象驼龙吴海，他穿的那身黑直掇，走起路来向前‘冲一冲地，对，好象真是他。”

“别管他，咱们走咱们的阳关道，他走他的独木桥。咱们没惹他，他岂奈我何。再说，咱们也不怕他。”

三人不再转首回顾，继续向前走。凡是口里说不怕的人，心中必定已有所畏惧，并无多大自信；进入一座树林，神鞭太岁回头一看；讶然道：“唉！老驼子怎么不见了？”

后面小径空荡荡，哪有半个人影。

走在最后的中年人哼了一声道：“不要管别人的闲事了，咱们办正事要紧。”

“你不怕老驼怪找麻烦？”神鞭太岁问。

“怕什么？我飞狐莫天雄岂是个怕事的人？他驼龙那几手绝活，老实说唬不了多少人，真要反脸动手，我飞狐接下他百招当无困难。”

前面小径折向处，由于树木挡住视线，必须到达折向弯道，方可看到路那面的景物。刚到达弯道，前面突传来一阵阴森森的嘿嘿冷笑。

走在前面的神鞭太岁咦了一声，站住了。

路旁的树下，盘坐着一名脸色苍白，膝上置了一把古色斑澜的连鞘宝剑，青衫宽大，右胸襟前，绣了一头冲天而起展翅飞翔的大鹏鸟。

“你们这时才来？”青年书生冷冷地问。

飞狐莫天雄脸色大变，骇然问：“万里鹏，你想怎样？”

万里鹏阴阴一笑，虎目中杀机怒涌，说：“你们前来讨救兵，在下料定你们会来杨家寨：请黑龙帮出头，没错吧？”

“你……”

“你们带了多少金珠来？”神鞭太岁怪眼一翻，沉声道：

“狗腿子，不要欺人大甚。”

万里鹏徐徐站起，剑眉一挑，阴恻恻地说：“张八爷已经警告过你们那位狗屁大哥，郑州东街栈房的案子，就此结束，不许你们节外生枝寻仇报复。你们却妄想前来找黑道凶魔出头，八爷绝不容许这种事发生，你们的一举一动，皆在八爷的监视下。”

“哼！东街栈房的案子，永远不会就此结束，除非张八把栈房交回，并赔偿叶大哥的损失。你们上藉官府欺压，下靠江湖朋友撑腰，巧取豪夺鱼肉乡里天人共愤，天下间岂无仗义锄奸的人？可是，那些敢于仗义行侠的人，却慑于张八的名头，心有余而力不足。因此，咱们只有向黑龙帮求援。”

这里已是杨帮主的埭子，你敢在此撒野吗？”飞狐莫天雄有恃无恐地说。

万里鹏仰天狂笑，笑笑说：“你们在做白日梦，目下梦快醒了。听说姓叶的有一件家传至宝玉凤凰，是不是让你们带来作为请杨帮主插手的礼

物？”

“无可奉告。”飞狐朗声说。

万里鹏指着其一名冷眼旁观的中年人，阴阴一笑道：

“这位朋友，定是姓叶的与杨帮主搭线的人了，咱们眼生得很，贵姓？”

中年人脸色不正常，有点畏缩地说：“在下叶钧。”

“哦！是姓叶的亲友？”

“在下与栈主有叔侄之亲。”

“哦？难怪，阁下定是在江湖浪迹的人，返里时与令叔搭杨堡主的线。可惜，你大概对江湖最近十来天的变化，毫不知情了。”

“在下确是返乡省亲……”

“可惜你们来晚了。”万里鹏得意洋洋地说。

“来晚了？”叶钧不解地问。

万里鹏将剑佩上，笑道：“黑龙帮已在半月前宣告解散，这群以暗杀为业无所不为的黑道杀星，已经一哄而散各奔前程，杨家寨目下已是人去寨空，杨帮主的宅院已门可罗雀，他本人下落不明，不知遁向何处避仇隐居去了。”

“我不信，三十年根基威震江湖的黑龙帮，不可能无声无息解散了。”飞狐莫天雄沉着地说。

“信不信由你，杨家寨附近鬼影俱无便事实证明。喂！拿来，姓叶的。”

叶钧盯视着对方伸出的大手，不解地问：“阁下，拿什么来？”

“你别装傻……”

“在下不懂。”

“玉凤凰。”

叶钧退了两步，紧了紧背囊变色道：“你……你休想，在下宁可将它打碎，也不会送给你们这些助封为虐的狗腿子。”

“你拿不拿来？宁为玉碎对你没好处。”万里鹏冷冰冰地说。

飞狐将叶钧拖至身后，向万里鹏说：“阁下既知道咱们时一举一动，跟至杨家寨方现身行凶，确是胆大包天，并未将黑龙帮放在眼下哩。”

“哈哈！在下早知黑龙帮已经解散，因此让你们来，免得你们不死心。废话少说，拿出玉凤凰，万某人放你们一马，不然……”

“不然怎样？”

“只许你们一个人留下双耳返回郑州报讯，其他两人走死路哩。好吧，给你们片刻工夫，让你们自己决定，谁是那位报信的幸运人。”万里鹏傲然地说完，退出丈外背手而立。

似乎，他成了三人命运的主宰，口气之狂，令三人又惊又怒。

神鞭太岁怒火上冲，倒拖着竹节神鞭迫进厉声道：“你狂吧，狂吓不死人，咱们拼了，拔剑！”

“对付你这种人，还用得拔剑？阁下，你未免太看重你自己。”

神鞭太岁大吼一声，火杂杂冲上，“泰山压顶”兜颈便砸，鞭风虎虎，力道千钧，势沉力猛，声势惊人。

万里鹏冷笑一声，不言不动。

钢鞭临头，他浑如未觉，出奇地冷静，仅用一双精光闪亮的虎目，死瞪着神鞭太岁的双目。

鞭向下，疾沉，势如山崩。

万里鹏左手一抄，在顶门上空抓住了钢鞭，仅是一发之差，鞭无法下

落。

神鞭太岁大骇，猛地夺鞭。

一夺，万里鹏未动分毫，鞭抓得象是凝结了，双脚立地生根，无法撼动。

二夺，依然如故。但万里鹏不再一无表情，向神鞭太岁咧嘴一笑。

双方的艺业，相差太远太远了，优劣已判。

神鞭太岁额上冒汗，不死心，大喝一声，双手夺鞭。

万里鹏哼了一声叫：“滚！脓包！”

神鞭太岁的绰号不符实，一照面鞭便易手，一声惊叫，斜飞八尺几乎摔倒，虎口鲜血泊泊而流，脸色泛青，心胆俱寒。”万里鹏将鞭奋力向侧丢，“克勒勒”一阵暴响，枝叶纷飞，钢鞭击碎了不少枝叶，落向右侧四五丈外的一株苍松旁方向下掉。

基地，落鞭处有人狂叫：“哎呀！这是啥玩意？砸中我的腿，哎呀！我的腿……我……我的腿……”

万里鹏一怔，奔上叫：“什么人？这一带不可能藏了人。”

灰影徐现，站起一个乡巴佬，以手握住一条腿，一跳一跳的单足找地上站稳。

神鞭太岁一怔，心说：“老天！这人不是指引咱们来，在食店被我恶声问路，吓得半死的乡巴佬吗？他……他怎么比咱们早在此地现身？我走了眼。”

正在想，那面已起了令人难信的奇妙变化。

万里鹏奔近，沉声问：“土佬儿，你是怎么来的？”

土佬儿乡巴佬滋牙咧嘴，怪叫道：“我是怎么来的？用脚走来的。老汉在此打柴，睡着了，早半天就来啦！你……”

你们……”

万里鹏惑然，冷笑道：“在下搜了两遍，整座树林连免。

子也藏不住……”

“你说老汉是兔子？”

“你……”

“啪啪！”耳光声暴起。

“哎哟……”万里鹏狂叫，连退五六步，手按着双颊，被打得晕头转向。

这件事不可能发生，但确是发生了。

神鞭太岁大骇，脱口叫：“老天！我……我在做梦？我……”

乡巴佬放下脚，伸出刚才打万里鹏耳光的手掌，不住晃动说：“好痛，好痛，这家伙的脸皮真厚。”

万里鹏的目光，落在乡巴佬的手掌上，看到手掌多了一个歧指，掌心殷红如血，不由心向下沉，张口结舌，打一冷战惶然后退叫：“六指邪神……”

话未完，扭头撒腿狂奔，好快。

六指邪神四个字把神鞭太岁吓得顶门上走了三魂，脚底下逸出了七魄，双手抱住脑袋，转身抱头鼠窜，也快得惊人。

飞狐莫天雄也不傻，从另一方向溜之大吉。

叶钧也慌不择路狂奔，只跑了十步，前面大树后灰影移出，六个指头的血红大手直伸到眼前，笑声入耳：“嘻嘻！

，拿来。”

叶钧心胆俱寒，双脚发软，跑不动了，脸色灰败语不成声地说：“你……你你……”

“老汉算定玉凤凰在你身上。”

“我……我我……”“给我。”

草丛中青影乍现，站起一个驼背老人，怪笑道：“见者有份，驼龙吴海跟了老半天，总不能让你六指邪神一个人独吞，对不对？”

六指邪神哈哈大笑道：“很好，很好，你要什么？”

驼龙吴海耸耸肩，也笑道：“呵呵？不好也得好，自然是要玉凤凰。”

“哈哈！你驼龙要来何用？”“呵呵！当然是有志一同，要用这玩意交换牛鼻子老道的一瓶九转金丹罗。”

“哈哈？可惜玉凤凰只有一个。”“呵呵！当然你我两人不能平分。”

“哈哈！对，对极了，不能平分。”

“呵呵！怎么办？”

“哈哈！你说怎么办？”

驼龙吴海拍拍脑袋，说：“呵呵！这样吧，咱们抓阄，得失碰运气靠天命，公平得很。”

六指邪神摇摇头道：“不行，出面的人是我，赶走万里鹏的人也是我，你拣现成，何谓之公平？”

“依你之见……”

“等我弄到手再说。”

驼龙吴海突然冲上叫：“见你的大头鬼……”

“啪”一声巨响，两人拼了一掌，劲气四荡，罡风呼啸声如殷雷。

“回敬你一掌！”六指邪神叫，“五丁开山”掌出内力发如山洪，猩红的掌影一闪即至。

驼龙吴海这次不敢硬接，错步移位侧冲而出，招发“倒打金钟”，掌直探六指邪神的右肋背，身法灵活，出招老练，避招攻招配合得神乎其神。

两人棋逢敌手，高手相搏，局外人看来，认为他们此进被退有章有法，有惊无险，其实却是生死间不容发，凶险绝伦，丝毫之差便可丢掉老命，断送一世凶名。

叶钧旁观片刻，只看得心中发冷，汗透重裳，心说：

“此时不走，更待何时？等他们分出胜负，我就走不了啦！”

他向下一伏，用上了蛇行术，藉草木掩身，向外蛇行而退，溜之大吉。

他不死心，不信鼎鼎声威震八方的黑龙帮，在半月前宣布解散，他必须亲自跑一趟杨家寨，怎能到了杨家寨门而不入，便听信流言而离开？

“天雄兄与金彪兄，可能已到杨家寨求救了，我得赶快前往。”他想。

他绕出半里外，向杨家寨狂奔。

杨家寨建在一座土岗下，四面果林围绕，接近至半里内，方可看到土寨墙围着的庄院，寨门楼上鬼影俱无，寨门闭得紧紧地。

他脚一紧，向寨门奔去。

蓦地他听到路右的桃林中，传来了奇怪的压抑性哼哈声，他是个惊弓之鸟，但仍然本能地转头循声探视。

“哎呀！”他惊叫，脚下一慢。

不远处一株桃树干上，绑住一个人，只消看第一眼，他便认出是飞狐莫天雄，双手被勒紧反背在树后，口中捆了一条布巾，象是挨了揍，受了伤，

身体软绵绵地，无力挣扎，只能含糊地闷声哼叫。

他不假思索地纵入林中，拔出腰刀火速割断捆索，取下掩口巾，急问道：“天雄兄，怎么了？”

飞狐莫天雄软倒在他怀中，浑身脱力。

他将人放下躺平，惊诧均问：“老天！谁将你捆在树上的？你……”

身后，突传来阴森森的嗓音：“是区区在下把他捆在树上的，就等你来。”

他扭头回顾，脱口叫：“万里鹏，你……你还未离开？”

万里鹏颊上尚留有发紫的指痕，一看便知在六指邪神手下吃了不少苦头。

“叶兄，你……你快走吧。”飞狐喘力叫。

“玉凤凰不弄到手，万某不会离开。朋友，在下等你一句话，怎样？”

飞狐反而心中一宽，站起沉静地说：“万兄，你以为六指邪神不将玉凤凰弄到手，便肯轻易放过叶兄么？”叶钧也接口道：“目下六指邪神与驼龙吴海，正为了瓜分玉凤凰的事，在前面理论，阁下何不前往算上一份？”

万里鹏不得不信，但不死心地说：“在下要搜你的身。”

叶钧哼了一声，拒绝道：“士可杀不可辱，阁下不要欺人太甚。”

“你不肯？”万里鹏厉声问。

“在下……”

“你再说一声看，万某要叫你永远后悔。”

“你。一。”

“转身，把手按在树上，双脚往后挪。”

叶钧不敢不遵，双方艺业相差太远，反抗只有死路一条，赶忙依言转身。

万里鹏用剑抵在叶钧的背心上，伸手搜身，终于一无所获，只好退后两步厉声问：“玉凤凰藏到何处去了？说！”

叶钧吁出一口长气，一咬牙，大声道：“已被他们取走了。”

“谁取走了？”

“你明明知道，何用多问？”

“我要你亲口说。”

“是……是……”

“谁？”

“六指邪神。”叶钧硬着头皮说。

侧方不远处，草丛中站起六指邪神的身影，桀桀怪笑道：

“好啊！你小子真会栽赃嫁祸哩！除非你将玉凤凰乖乖双手交出来，不然老夫要活剥了你。”

万里鹏吃了一惊，手急眼快，擒住了叶钧的左手反扭制住，右手勒住了叶钧的咽喉，叫道：“人是在下擒住的，玉凤凰应归在下所有。”

六指邪神一步欺进，冷笑道：“好小子，你敢在老夫面前撒野，我想你大概是活腻了，老夫成全你吧。”

“你敢？站住！”万里鹏暴叱。

“哟！呵呵！你小辈神气起来了呢。”

万里鹏人向后退，厉声道：“玉凤凰不在这小子身上，定然是藏起来了。你阁下不是也想要玉凤凰吗？”

“不错，老夫志在必得。”

“你如果迫急了，在下就宰了这小子。”

“这小子死活，老夫毫不在乎。”

“这小子死了，玉凤凰也就永远无人知其下落，你岂不是枉费心机？这小子不死，你仍有希望。”

六指邪神哈哈大笑，笑笑说：“你这小子居然威胁起老夫来了，真是后生可畏。我问你，用你的命与玉凤凰交换，你肯不肯？”

“这个……”

“你如果杀了这小子，你也得垫他的棺材背。”

“你不会这样做的，因为你志在取得玉凤凰。”

“玉凤凰要不要无所谓，老夫的名头比玉凤凰重要得多，你对老夫无礼，老夫必须分了你的尸，追你的魂夺你的命。”

“在下……”

“除非赶快道歉，丢下人滚蛋！”

万里鹏横定了心，咬牙道：“好，在下宁可与这小子同归于尽，也不愿将人交给你，别无商量。”

六指邪神举步迫进，阴笑道：“好，老夫拭目以待，看你是不是真的不怕死，看你到底舍不舍得死。”

“站住！”“哈哈！老夫如果听你的，还用在江湖鬼混？”六指邪神怪笑着说，脚下一紧，加快迫进。

万里鹏也手上一紧，叶钩突然发狂般厉叫起来。

六指邪神一声狂笑，人化狂风猛扑而上。

万里鹏见威吓失效，不由大骇，玉凤凰事小，性命事大，怎肯垫叶钩的棺材背？

姜是老的辣，万里鹏终于斗不过老奸巨猾的六指邪神，干紧万紧性命要紧，自救第一，不愿与叶钩同归于尽，赶忙将叶钩向前一推，扭头狂奔逃命。叶钩身不由己，嚎叫着向六指邪神撞去。

六指邪神如果志在玉凤凰，必定接住叶钩，万里鹏便可乘机逃命，这是六指邪神的如意算盘。

可是，后面怪叫声震耳：“小辈哪儿走？”

万里鹏大骇，火速拔剑。

后面是驼龙吴海，拦住去路龇牙一笑。

万里鹏见对方没有兵刃，机不可失，大喝一声，剑幻干道电虹，招发“花雨缤纷”，用上了霸道的杀着，先下手为强，抢制机先奋勇夺路，拼老命了。

驼龙却毫不在意，屹立如山丝纹不动，直待剑气压体，剑尖递近胸腹要害，方一声怪叫，右手闪电似的抓出。

万里鹏这一招虽象拼命，其实心中发毛，已留了两分劲，必要时可由实化虚撤招逃命。

可是慢了一步，驼龙出手太快，象是电光一闪，万里鹏没有任何撤招的机会，撤念一动，剑已被驼龙的大手抓实，象一把大铁钳，锋利的剑刃对肉掌丝毫不起作用。

万里鹏心胆俱寒，本能地全力拔剑。

驼龙哈哈大笑道：“明年今日，是你小辈的周年忌日，哈哈……”万里

鹏想丢剑，但五指象被吸住了，只觉无穷的吸力传到，身不由己随剑前冲。

“唉”一声响，有肩颈便挨了沉重一击，只感到眼前发晕，浑身发软，整个右半身的骨头似已崩散，完全失去了抵抗力。

驼龙拖住他的衣领，拖死狗似的将人拖近正替叶钧施救的六指邪神，将他向地下一丢，向邪神笑道：“老邪神，仍是你快了一步！”

‘六指邪神得意地呵呵大笑道：“驼子，你认栽了吧？”

“神邪，你不要得意忘形，不要得意太早，目下仍不知鹿死谁手呢……”

“哈哈！驼子，你仍不死心？”

“呵呵！我驼龙对任何事皆不会轻易死心。”

“哈哈！这件事你非死心不可。”“呵呵！玉凤凰你还没到手呢，不要说得太早！”

驼龙一面说，一面解万里鹏的腰’带；将万里鹏的手捆住，吊在横枝上。

万里鹏脸色冷青，虚脱地叫：“吴前辈，这不是太……

大过份了吗？”

驼龙梁柴怪笑道：“不消多久，你那些随后赶来的爪牙，便会赶到释放你，你慌什么？哈哈！把你吊起来，留你的狗命，在老夫说来，已经够仁慈了，你小辈还不满意？”

另一面，六指邪神已将叶钧与飞狐两人，并排放倒在树上，取出一捆麻线，分别缚住两人的十个手指，握住线头怪笑道：“老夫要口供”你们必须招出玉凤凰的下落，每次问一人一句，如不招供，便得丢掉一根手指头。十指尽仍然不用，下一步便是割除五官。呵呵！

好，咱们开始问口供。首先，姓叶的小辈，说，玉凤凰藏在何处？”

叶钧浑身发麻，动弹不得，深深吸入一口气，咬牙切齿地说：“叶某不是贪生怕死的人，要命你就拿去，要玉凤凰休想。”

六指邪神哈哈大笑，手一动，一根麻线猛地一振，硬生生勒断了叶钧的左手小指。

‘麻线细小，竟然锋利如刀，一勒之下，指断鲜血如泉。

“哎……”叶钧痛得狂叫，脸色灰败，浑身在发抖，战牙咧嘴表情痛苦。

“老夫目下不要你死，只要你招供。”六指邪神冷酷地说，脸上毫无怜悯的神色。

“你杀了我吧！”

叶钧厉叫。

“哈哈！老夫不想要你的命。现在，轮到这位飞的狐狸了。飞狐，玉凤凰在何处？”

飞狐神色委顿，哀叫道、‘老前辈，小可确知玉凤凰在叶钧兄手中，至于为何日下不在，小可毫不知情，这是实话，老前辈只问他好了，小的……”

“你是说，你不知道？”

“小可……哎……”

飞狐的左手小指勒断了，鬼叫连天。

六指邪神的目光，转至叶钧脸上，笑道：“叶小辈，又轮到你了。这次要断的是左手无名指，你不要寄望老夫会大发慈悲。说，玉凤凰藏在何处？”

“在下宁可肝脑涂地，无供可招。”叶钧顽强地说。

“哈哈……”

“哎哟……”

不消多久，叶钧的左手五指具尽，飞狐也丢掉了四个指头。

六指邪神的怪笑声，连旁观的驼龙吴海也听得毛骨悚然，心中大为不忍，却又不肯离开。

“现在，第五次问你，你招不招？”六指邪神向飞狐问，脸上的笑意更浓。

飞狐已痛得脸色变灰，向叶钧道：“叶兄，你……你告诉他吧。黑龙帮已经解散，希望已绝，难道咱们两人的命，就抵不上一只毫无用处的玉凤凰？你……”

“住口！”叶钧厉叫又叹口气，道：“天雄兄，你怎么糊涂了？交出玉凤凰，咱们死得更快些，你认为这老凶魔得了玉凤凰，会让咱们活命留活口吗？你少做清秋大梦吧。”

“老夫保证你们可以活命。”六指邪神奸笑着说。

“你六指邪神的保证，比青楼妓女的话更靠不住。”

六指邪神勃然大怒，露出了狰狞面目，一把将叶钧的发结抓住向上提，，“劈劈啪啪”抽了四记耳光，然后将人丢下凶狠地说：“好小子，你敢对老夫说这种话，该死一百万次，且先给你尝尝缩筋的滋味。”

说完，将叶钧的身躯扳转，一指头点在叶钧的筋缩穴上，又道：“铁打的金刚也受不了这种酷刑折磨，等会儿再叫你尝尝分筋错骨的滋味。”

叶钧的身体开始发抖、抽搐、颤动……片刻间，他大汗如雨，脸色死灰，牙齿咬得死紧，双眼似要突出眶外，牙缝中进出一两声强忍痛楚，却又忍不住的痛苦呻吟，口角血泊泊流出。

飞狐心胆俱裂，厉叫道：“叶兄，你……你招……招了吧，免……免得皮肉受……受苦……”

“哎……哼……”叶钧终于狂叫出声，身子可伯地痉挛抽搐，扭曲成团。

“哈哈哈哈……”六指邪神仰天狂笑，状极快意，脸上的神色不再狞恶，恢复了先前的玩世者独特的笑容，对方的痛苦似乎反而令他心情愉快。”

“哎……”叶钧凄厉地叫，声如狼嚎。

驼龙吴海长叹一声道：“邪神，饶了他吧，他是一条汉子。”

“嘿嘿！你心软了？奇闻2”六指邪神阴笑着说。

“是的，我驼子确是心软了。”

“心软了你该走避。”

“邪神，你迫死了他，在下岂不是希望成空？”

“迫他不死，你也没有希望，哈哈……”

“哎……”叶钧的叫声更为凄厉刺耳。

四五丈外便是通向杨家寨的小径，蹄声如雷，一匹健马来自明港驿，渐来渐近，来势奇疾。

叶钧突然狂叫道：“救命啊！哎……哟……”

“你叫吧，叫破喉咙也没有人敢来救你。”六指邪神阴笑道。

“救命啊……”叶钧继续厉叫。

一声马嘶，蹄声候止。

所有的目光，皆被这位绝尘而来的骑士所吸引。那是一匹雄骏的乌锥，骑士一身黑，是个十七八岁少年郎，身材虽高大健壮，但脸上稚气未除，古铜色的脸膛，剑眉入鬓，有一双清澈明亮眼神灵活平和的大眼睛，鼻直口方，

嘴角经常涌现一抹笑意。一身黑骑装，显出他那乳虎似的身材极为引人注目，浑身都是劲；腰间的黑色皮护腰扣得甚紧，更显得精神抖擞。

少年人勒住了坐骑，困惑地向众人注视。

“救命哪？”叶钧全力狂叫。

六指邪神哈哈狂笑道：“这里不是往来大道，你叫吧，‘叫破喉咙，也不会有人来救你的。”

驼龙吴海也接口道：“以往这条路上行走的人，皆是杨家寨的黑龙帮帮众，目下黑龙帮已经宣告解散，杨家寨成了弃寨死村，路上行走的人，不再是亦正亦邪的黑龙帮徒众，谁还来管你的死活？姓叶的，你死了这条心，乖乖招供吧。”

驼龙这番话，显然有意说给少年人听的。

这番话说坏了，反而吸引了少年人。

少年人慢腾腾地扳鞍下马，将马鞍从容地插入鞍袋，将坐骑牵至道旁，挂上经，拍拍鞍后的马包，方大踏步向众人走来。

他的目光，首先落在被吊得昏头转向的万里鹏身上，然后目光徐移，直视着左手血淋淋没有手指的叶钧与飞狐身上，眼神在变。

六指邪神含笑注视着他，眼中有不屑的神色。

驼龙的眼中，却有警觉的先兆。”“救命……”叶钧拼力大叫，身躯在猛烈抽搐。

之外，没有人做声。飞狐长叹一声，发出一声绝望的呻吟。

少年人的目光，落在六指邪神身上，亮声问：“有谁肯告诉在下，这里是怎么回事？”

六指邪神仰天狂笑，笑声不绝。

驼龙吴海沉静地说：“小娃娃，出门人少管闲事，活得长久些。”

少年人剑眉开始锁紧，口角的笑容消失了说：“你们是‘这里的人，在清理私人恩怨。”

“哦！原来如此。”

“娃娃，你不象是江湖人。”

“在下不象吗？”

“你只是练了几天武。”

“这倒是真的。”

“所以，你把这里所见的事忘了吧。”

“哦！这……”

“转身，上马，走。”

“在下……”

“你走你的阳关道，皆大欢喜，老夫相信你尚年青，来日方长，因此劝你赶快离开，免得送掉小命。”驼龙诚恳地说，确是出于好意。

但少年人不领情，摇头道：“在下不是多管闲事，而是眼见不管于心难安。这位仁兄象是被点了筋缩穴，你们这样在青天白日，阳关道上，用这种恶毒手法折磨人，难道你们之间有不共戴天之仇，杀妻夺子之恨吗？”

少年人一语指出飞狐被刺了筋缩穴，便表明了他不但是练内家的高手，更表明他不是初出道的毛头小伙子。

少年人这番话，份量甚重。所谓不共戴天之仇，是指有一方的父母被另一方所杀。以目下的情势看来，受刑人是叶钧，那么，下手折磨叶钧的人，

该是被杀了父母的一方啦！

驼龙脸色一变，暗叫不妙，这小娃娃口没遮拦，一开口便闯了大祸，触六指邪神的霉头，糟了！

果然不错，六指邪神登时无名火起，但不现于词色，仍然脸上堆着笑意，说：“小娃娃，原来你是个行家，老夫几乎走了眼呢！你姓什名谁？仙乡何处？令师当然不是平凡武师了。”

少年人格摇头，笑道：“对不起，无可奉告，萍水相逢，转眼间各自天涯，谁也不知谁的底细，你问这些岂不是多此一举？”

“呵呵！看样子，你来意不善哩！”

少年人脸上重现笑容，泰然地说：“岂敢岂敢？在下既然撞上了，不得不向诸位替这三位可怜的请命……”

“你凭什么？”六指邪神沉下脸问。

“不凭什么，就算是凭一点恤悯之心哟。老伯，是你替他们解开禁制呢，抑或是让在下代劳？”

“哼：“好吧，在下只好代劳了。”

少年人说完，走近叶钧俯身解穴。

六指邪神居然有点迟疑，少年人的话莫测高深，拒绝通名道姓，不知底细口风甚紧，而且神色泰然，胆气令人心折，因之心中不无顾忌，但等少年人居然出手解穴，老家伙立即怒火上冲，叱道：“慢着，你真要伸手架梁？”

少年人住手，笑道：“老伯言重了，在下……，”“你知道你在玩火吗？”

“老伯的意思是……”

“你知道你在架谁的梁？”

“有关系么？”

“你听说过老夫六指邪神欧阳天的名号吗？”

“抱歉，在下孤陋寡闻，没听说过老伯的名号。”

“你还不给我快滚？”六指邪神厉神喝叱。

飞狐心中一惨，叫道：“小老弟，你走吧，你遇上了宇内三邪之一的六指邪神，他不杀你已是饶天之幸了，咱们的死活，注定了大限难逃，连累了你，咱们九泉难以瞑目，你快走吧。”

少年不住摇头，说：“不，在下已经管了这件事，怎能半途而废一走了之？世间是非好歹，说来说去离不了理国法人情，见死不救岂是大丈夫所为？”

声落，上前俯身伸手解穴。

六指邪神已有所准备，虚空一掌拂出。

少年人突然翻掌斜拔，劲流四散。同时起脚一拨，闪电似的拨中叶钧的背心。

叶钧浑身一震，身躯神奇地开始松散。

旁观的驼龙一怔，骇然叫：“哼！乾元一气十三式解穴术。”

六指邪神一步错，全盘输，出手阻止少年人解穴，却未料到少年人手是虚着，用脚奇快地解了叶钧的穴道。

更令他吃惊的是，少年人一掌轻拂，便将他拂出的一记先天真气所发的内劲散于无形。

就事论事，他已经输了一着，少年人深不可测的奇学，已令他依然而惊。

但形势迫人，已没有让他转念的机会，一招落空立即本能地追击，一声怒叱，五指如钩抓向少年人的左肋。

少年人不闪不避，左手五指徐张，斜拂他的脉门，叫道：

“老伯为何用血爪功下毒手？”

他不敢大意，收招改出左手，欺进一掌劈出，右手招变“双龙戏珠”，直取五官要害，食中两指闪电似的点向少年人的双眼，又是凶狠的杀着。

少年人开始后退，双掌左拂右拨，只片刻间，便退了七八步，换了五次位，化解了六指邪神狂风暴雨似的十八招可怕狠攻。

六指邪神愈打愈心惊，也怒火渐炽，好胜之念益旺，攻出的招式愈来愈凶狠霸道，每一招皆是致命的毒着，内力已发出九成劲。

少年人却有守有攻，但并不慌乱，愈来愈沉着，身法轻灵诡异，挪移迅疾如风。

六指邪神打出了真火，猛地一声长啸，招式一变，身形加快，双掌一分，排空直入，喝声“躺下”！

“唉唉唉！”

四声暴响似连珠，人影乍分，罡风扑面，劲流四散呼啸有声，四周草木纷飞。

少年人飞退丈外，脸上血色消失，伸手摸摸胸口与颈根，呼吸有点不规律，额角鬓脚已现汗影。

六指邪神也汗湿胁胸，一双大手殷红如血，出现颤抖现象，怪眼死盯着少年人，惊诧的神色外露，脸上的神情瞬息百变。”少年人吁出一口长气，沉声道：“老伯，你太狠了。”

六指邪神哼了一声，并未作答。

少年人一双虎掌开始伸屈，往下沉：“你每一招皆欲置在下于死地，最后用你的遁形血掌下毒手，你……你太狠了不能怪我，你……你不能怪我……”

一面说，一面向前迫进，一面摇头，脸上怒意上涨，一步一顿，虎目中冷电出现，又道：“我受你四掌，你也该还我四下重的。”

六指邪神心中狂跳，骇然问“你……你练的是……是何种气功？四记遁形血掌，足……足……以化铁溶金，而你少年人一声沉此，一闪即至。

六指邪神无暇再问，大吼一声，抢制机先，攻出一招寓守于攻的“推山填海”，血红的大掌推出，罡风潜劲发如山洪，任何人也难以近身，人影无畏地切入，锐风排空而至，楔入血红的掌影中，蓦地劲流进发，影飘人到。

“唉啪……啪！”

六指邪神突然脱离，飞纵丈外落地，身形一晃，再前冲四五步，方转过身来，老脸肌肉不住抽搐，傲气全消，眼神显得惶乱，左手在抖索，无力地下垂。

少年人哼了一声，迫进道：“你还欠我两掌。”

六指邪神一步步后退，脚下不稳，老眼中凶光尽敛，怯容明显。

驼龙吴海怪眼一转，悄然掩向已坐起的叶钧，接近至八尺内，突然扑上擒人，想混水摸鱼，乘乱将叶钧掳走；妄想渔人得利。

少年人象是背后长了眼睛，突然一声怒叱，大旋身由头反扑，快逾电光石火。

驼龙大吃一惊，舍了叶钧，“推窗望月”发招自卫，反应迅捷绝伦，自

保该无疑问。

岂知少年人高明太多，右手一拂，拆招拨开来掌，斜身探入，右拳疾飞，快，快得令人目眩，拳现即着肉，令人避无可避。

“砰！”拳中驼龙的左肋要害，力道干钧。

驼龙只感到浑身发麻，对方的拳重如山岳，气功护不住身体，真气似要涣散，雄浑的劲道直震内腑。他感到内脏在移位，在可怕地收缩，震撼力无法抗拒，身不由己向后退，上体前倾。

“砰唉唉……”少年人乘胜追击，拳拳着肉记记结实，驼龙连招架的机会也没捞住，昏天倒地任由摆布，绝望地挥舞着双手挡拨，但封不住绵绵而来如同狂风暴雨的沉重拳掌。

“蓬”一声大震，驼龙终于招架不住，被击倒在三丈外，发出了痛苦的呻吟。

少年人扭头一看，六指邪神已经逃出十丈外，以手掩住左肩，逃得虽快，但脚下不稳，踉跄逃命。这位宇内三邪之一的六指邪神，看出危机只好顾不了身份，三十六着走为上着，溜之大吉。驼龙摇摇晃晃地站起，虚脱地说：“老夫认栽，咱们山不转路转，留下万儿，咱们后会有期。”

少年人挥手道：“你走吧，在下不想与你们这种人打交道。”

“按江湖规矩，你该留下名号。”

“江湖规矩又不是在下订的，要找我，你可自己去打听，你难道连打听的能耐也没有？”

驼龙不再多说，恨恨地蹒跚走了。

少年人目送驼龙去远，方向不远处的大树招手叫道：

“出来吧，你看得太久了，阁下。”

一个俏丽的绿裳女郎盈盈长身而出，笑道：“自古英雄出少年，没想到在黑龙帮的山门外，竟然出现一位武林出类拔萃的少年人。幸会，幸会。”

少年人一怔，颇表惊讶地说：“原来是一位姑娘，惭愧。”

这位女郎年约双十出头，绿短袄，绿长裙，秀发梳成高顶髻，未施脂粉，天然国色，一看便知不是附近的村姑，那双钻石明眸亮晶晶，笑靥如花，明艳照人。小蛮腰上佩了一把长剑，右胸襟高耸的乳部上方，绣了一朵猩红的红百合花。

百合花通常是白色的，红色极为罕见，除非插在朱水中，花瓣方能因吸了朱水而变为红色。

少年人已解下万里鹏，这位仁兄死瞪着女郎胸前的红百合图案，恐怕神色爬上了脸面，用几乎令人难以分辨的语音叫：“血花会的人，老天！”

语未尽，人已踉跄侧窜，老鼠般溜走了。

女郎淡淡一笑，未加阻止。

少年人听了个字字入耳，但毫不介意，笑道：“姑娘夸奖了。”

“贱妄小姓陶，名永春，中州人氏，请教公子尊姓大名。”女郎笑盈盈地说，莲步轻移，徐徐走近，人未至幽香沁鼻，人美香幽，极为动人。

少年人毫无绮念，抱拳笑道：“江湖人在外混饭糊口，有辱家声，无颜通名，姑娘见谅。”

“公子爷能击败宇内三邪之一的六指邪神，艺业足以横行天下。”

“姑娘笑话了，在下侥幸而已。”

“有意承受四记遁形血掌，以试邪神的功力火候，胆气委实豪壮，佩服

佩服。”

“姑娘走眼了，在下学艺不精，中了邪神四掌，岂敢有意承受武林一绝的遁形血掌？”

“公子爷不必隐瞒，旁观者清，贱安心中有数。请问，”公子爷来杨家寨有何贵干？”

少年人淡淡一笑，遥望半里外高大的土寨门，说：“两年前，在下途经四川揉州，由于寄情山水，忘了归程，以致阮囊羞涩，流落揉州，进退失据，一钱迫死英雄汉，狼狈之情可想而知。”

“在家干日好，出外半日难；江湖人缺乏川资，平常得很。”

“在困顿巾，在逆旅交上一位血性朋友，得以度过难关，他就是绰号叫三眼韦陀的陆兄振声。”

“哦！他是黑龙帮中十二条龙之一，是刺客中的刺客，高手中的高于，了不起的一条汉子。”

“分手时，他要在下途经明港驿时，别忘了去看他，因此在下特地前来拜望陆兄。”

“哦？你来的真不巧。”

“刚才那位驼背老伯，曾经说过黑龙帮已经解散……，”“是的，已在半月前宣告解散了。”

“哦！在下来得不巧。”

陶永春唉瞳一笑，说：“公子爷，你的谎话几可乱真，装得真象！”

少年人惑然，不解地问：“陶姑娘，你说在下撒谎？这……”

“如果我所料不差，你该是黑龙帮中的重要人物，比十二条龙的地位更高，更重要的高手。”

“姑娘别开玩笑……”

“把你的左臂衣袖卷上。”

“为何……”

“黑龙帮的人，左小臂皆刺了一条黑龙，为了证明你的身份，你得让我看看。”

少年人摇摇头，说：“在下并未刺花，更没有刺上一条龙，在下与黑龙帮毫无关系，只认识三眼韦陀陆兄，也不知他是黑龙帮的人，无须证明在下的身份。”

“哼！恐怕你非证明不可了。”陶永春语气转厉地说，风目中涌上了重重杀机。

少年人一听口气不对，看出了危机，苦笑道：“姑娘咄咄迫人，委实令在下失望。好吧，给你看看无伤大雅。”

说完，他掬起衣袖，露出洁白的壮实小臂，上面光滑晶亮；那有龙的刺花？

陶永春吁出一口气，说：“你并不是黑龙帮的人？”

“在下本来就不是。”

“但……你得随我走一趟湖广衡州。”

“咦！为何？”

“你不必多问。”

“姑娘如不说明，在下……”

“三年前，黑龙帮收了一位神秘人物一笔重金，派了几名刺客潜赴衡州，

刺杀了衡州第一条好汉南岳飞熊。这件事……”

“这件事列为武林悬案，在下听说过这位南岳飞熊暴死的事，江湖朋友无人不晓，大快人心呢。”

“哼！南岳飞熊是本姑娘的好朋友。”

“抱歉，在下失言！”

“目前，这件血案终于纸包不住火，被本姑娘查出内情，因此前来找杨帮主讨公道。”

“姑娘来晚了一步。”

“杨家寨已是个空无所有的空寨，但在下却碰上了你，鬼使神差，不算白跑一趟。”

“姑娘是说……”

“你是三眼韦陀的朋友，也是唯一的线案。”

“但……在下对黑龙帮一无所知……”

“当然本姑娘并不完全相信你与黑龙帮无关。再就是即使你与黑龙帮并无关连，但仍然有用，只消放出你被带往衡州的消息，那三眼韦陀是个义薄云天的汉子，他必定重出江湖设法救你的。”

“陶姑娘……”

“走吧，你赶快拾掇准备上路。”

“我不走。”少年人斩钉截铁地说。

“你准备反抗？”陶永春冷冷地问。

“人不犯我，我不犯人；如果姑娘欺人大甚，在下自然反抗。”

“你以为胜得了六指邪神，便不在乎本姑娘的警告吗？”

“在下……”

“跟我走！”陶永春沉喝，伸手便拉。

他伸手急拨，不悦地说：“成何体统……”

话未完，身后突传来银铃似的娇叫：“小心她的袖底有鬼。一。”

叫晚了，他只觉异香入鼻，赶忙屏住呼吸，但已晚了一步，立即感到一阵昏眩，天旋地转。

“嗤！”一声异啸入耳，他在昏迷中，感到右肋一麻，有针状物入体。

他浑身一震，暗叫道：“我中了迷香，又中了暗器……”

接着附近是风大作，清晰地听到陶永春尖叫：“你是红绡魔女……哎……”

“砰”一声响，他摔倒在地。

风声渐远，一红一绿两个身影已向北飞掠而逝。显然，绿衣的陶永春，已被红衣的红绡魔女所击伤逃走了。

他中的迷香甚少，仍能支持，跌跌爬爬奔出路中，半昏迷地牵过坐骑板鞍上马，伏在鞍上向明港驿驰去。

他心中灵智仍在，在心中不住暗叫：“红绡魔女救了我，红绡魔女救了我……”

飞狐的手脚穴道被制，不能移动。叶钧被缩筋酷刑折磨得无法站起，坐在那儿暗暗叫苦，不知如何是好。

“我们怎么办？”飞狐颓丧地说。

“天雄兄，我们只能听天由命，任人宰割。”

“叶兄，你的玉凤凰到底藏在何处？”

“藏在一处树根下。”

“你打算……”

“如果留得命在，带回郑州交还给八爷。黑龙帮已经解散，咱们只好另行设法请人雪耻复仇了。”

远处红影入目，红绡魔女去而复回。

“唉：那红衣女回来了。”坐着的叶钧喜悦地叫。

飞狐脸色一变，苦笑道：“如果是红绡魔女，咱们的性命仍然难保。”

“你是说……”

“江湖朋友，谁不知这鬼女人是个女淫魔？心狠手辣含笑杀人，咱们命该如此。她既然来了，显然也为了玉凤凰而来，你想咱们能逃出她的剑下吗？”

“老天！”叶钧毛骨悚然地叫。

红影如飞而至，出现在两人眼前。

飞狐一怔，欣喜欲狂叫道：“姑娘不是红绡魔女，救命！”

是一位年仅十三四岁的黄毛丫头，甜甜的脸蛋秀逸出尘，有一双灵秀的、充满智慧的大眼睛，手握一个青面獠牙的鬼面具，红衣红裤红头帕，用困惑的眼神打量两人，用充满怀疑的语音问：“红绡魔女到底是什么人？”

飞狐苦笑道：“那是一个坏女人。”

“怎么坏法？”“这……姑娘不问也罢，总之她坏得人见人怕，坏得人人头痛个个胆寒。”

“哦？你们……”

“我们被人害得好惨，那位少年人打抱不平救了我們。

却又……”

“你们等一等，我去叫人来救你们。”小姑娘匆匆地说，突然一跃三丈，去势如电射星飞。

叶钧大骇，脱口叫：“老天！她小小年纪，是怎么练的？”

乌锥驼了昏昏沉沉的少年人，不徐不疾地驰入明港驿，到了驿站对面的明港驿，自行停住了。

说巧真巧，专走湖广、开封的河南车行北上客车，刚从店门经过，车速已减，车站就在明港客栈功北邻。

已经未牌时分，车要在站歇息片刻方继续北上”今晚要赶到李家店打尖。

“砰”一声响，少年人恰在此时落马。

店门一阵喧哗，两名店伙火速抢出相扶。但一看少年人气息奄奄，浑身汗水，不由一怔，一名店伙叫：“不是中暑，人快死了，快抬至里正家中，由里正处理，咱们犯不着打人命官司。”

马车已停，首先跨下一位青袍中年人，向这面叫：“怎么啦？为什么不救人？”

店伙耸耸肩，摇头道：“这人快断气了，小店担待不起。”

中年人哼了一声，向随后下车的一名师爷打扮的人挥手道：“夫子，给店东一百两银子，必须救活这个人；救不活，一文不给。”

店东已闻声奔出，笑道：“店中恰好有一位走方郎中，快把人抬进去。”

夫子提来了一个大银包，递过说：“掌柜的，银子暂且存柜，人救不活，我家老爷使得将银子追回，小心了。”